

# 《古今图书集成》及其编者

戚 志 芬

类书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工具书，它把经、史、子、集各部著作，分门别类加以辑录，所收材料非常广泛，包括历史事件、名物制度、诗词歌赋、文章丽句，也包括科技方面的史料，这种综合性的大类书，实际上就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国外在介绍中国百科全书时，就举类书为例，如英国百科全书第十五版谈中国百科全书时，列举了二十七种古类书。其实中国的类书何止二十七种，中国类书是一笔丰富的遗产。从第一部类书《皇览》（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命刘劭、王象等编）算起，自魏至清，一千多年间，据历代艺文志、经籍志及其它书目著录约有六、七百种之多。现存的也有二百余种。历代著名类书有：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三才图绘》、清代的《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古今图书集成》等等。其中《永乐大典》原是我国历史上内容最广博、卷帙最多的一部类书，全书共二二九三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在内），一一零九五册，约计字数三亿七千万，手写本，未刊印过。可惜历经劫难，逐渐散失，至今流传于世的，据统计不过原数的百分之三点四强。清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一万卷，约计字数一亿六千万，在份量上原次于《永乐大典》，但因刊印过四次，至今可看到全貌。因此普遍认为，《集成》是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这应是当之无愧的。

## 囊括万有的内容

《集成》是一部综合性大类书，它内容很广，确是包罗万象，囊括万有。书分六个汇编，三十二典，六一〇九部，分类很细，为其它类书所不能比。它在“凡例”中说明为什么分六汇编、三十二典以及先后排次的理由。首三编是按天、地、人为次：一是历象汇编，下分四典：乾象典，是辑录天地、阴阳、五行、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资料；岁功典，辑录季节、月令、寒暑等；历法典，辑录历法、仪象等；庶徵典，纪录灾荒、变异等。二是方輿汇编，下亦分四典：坤輿典，记历代輿图、建都、关隘、陵寢、冢墓，甚至土、泥、石、砂、泉、井等等；职方典，分记清代各省、府地理；山川典，记名山大川；边裔典，记外国及中外交通史料。三是明伦汇编，下分八典：皇极典，记帝王之事；宫闈典，记太上皇、后妃、宫女、皇子、皇孙以及外戚、宦官等；官常典，记文武百官；家范典，记家庭及宗属、奴婢等；交谊典，记师友、乡里以及社交、世态等；氏族典，按韵编次各姓氏；人事典，则记身体、名号、命运等；闺媛典，专录妇女事。第四是博物汇编，也分四典：有辑录农、医、卜、画、奕、商贾、佣工、优伶、娼妓的艺术典；有记鬼、神、释、道的神异典；还有记飞禽走兽各种动物的禽虫典；以及分记树木、花、草各种植物的草木典。第五是理学汇编，包括记十三经、史学、地志、类书、杂著的经籍典；记人品学问，名贤列传的学行典；还有记文学总论、文学名家列传、各体文及诗、赋、词、曲的文学典；以及字学典，是专记音义、字体、书法、方言、笔、墨、纸、砚等。最后一个汇编是经济汇编，下分八典：选举典，记学校、科举等；铨衡典，主要记官制；食货典，记户口、农桑、田制、赋税、荒政、漕运、杂税、金、银、钱、钞

等；礼仪典，记婚、丧、祭祀、宴会等礼；乐律典，记音乐、歌舞以各种乐器；戎政典，记兵法、兵器、屯田、马政等；详刑典，记纪律、刑制、牢狱、赦宥等；考工典，记诸工匠度量权衡、城池、桥梁、宫室、器用等。每典下又分部，全书六一〇九部。每部再分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其中汇考是主体，总论、列传次之。根据具体资料，繁简不同，一般汇考不再细分，但资料多者又分门。如职方典，各省、府部下的汇考，又分建置沿革考、疆域考等。还有艺术典里的医部汇考下，再分素问、灵枢经、难经、脉法、经络门等一百三十余门。这些细类的划分，也有一定原则，例如，编者认为有些荒唐难信的纪事，录之似乎无稽，不录又怕遗漏的，则入于外编。综观此书，规模宏大，内容丰实，确如编者曾说：“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删一二。”这并不夸张。它的乾象、岁功、历法、坤舆、职方、山川各典都不为过去类书所包含，特别是博物、经济两汇编，更为过去类书所无。而在辑录的各种内容方面，往往把原书正部、正篇、或正段收入，从而完整地保存了古籍，继承了《永乐大典》的优良传统。每段引证都详注出处，标明书名、篇名和作者，便于查对原书。在编制体例上比《永乐大典》科学一些。《大典》以《洪武正韵》为纲，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今人对韵目不熟悉，不易查找。《集成》分门别类，按类查检，虽然所收资料浩瀚，但条理清楚，繁而不乱。全书六汇编中，以明伦汇编为最大，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方輿汇编次之，经济汇编又次之，历象汇编最小。三十二典中，职方典最大，约占全书六分之一弱，乾象典最小，仅占全书百分之一。在六一〇九部中，最大的是医部，占全书二十分之一以上，最小的部在边裔典内，只有一二行。全书约计一亿六千万字，确是内容赅博，而且有许多插图，图文并茂。一般常说的大

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渊鉴类函》等，字数最多者也不过《集成》的十分之一。

### 饱经忧患的编者

可是，对《集成》这部万卷巨制，它的编者究竟是谁？长期以来却一直是一个谜。即当时朝臣张廷玉在《澄怀园语》里也讲《集成》的编印经过，并很推崇这部书，但对编者却讳莫如深。自雍正六年（1728年）《集成》问世以来，一般著录大都写成“清蒋廷锡奉敕撰”，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首先，清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大兴文治，发起由政府编了不少书，包括类书《渊鉴类函》（1710年）、《佩文韵府》（1711年）以及其它各种图书，但确实并无《集成》在内。但在印本《集成》书前清世宗雍正帝御制序中，却说是圣祖康熙帝“命广罗群籍，分门别类，统为一书”的。而且继之又说：因为卷帙浩富，“久而未就”，所以“特命尚书蒋廷锡等董司其事，督率在馆诸臣，重加编校。”又蒋廷锡等的表文也说是“奉敕恭校圣祖仁皇帝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明明是说蒋廷锡等仅是校订者，并非原编者。其次，清代官修图书，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广群芳谱》、《四库全书总目》等，无一不是在卷首就列有纂修职名，而《集成》这部万卷巨制，却一反常态，仅有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御制序，雍正三年十二月廿七日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蒋廷锡等所上表文而已。而且都无一语提及原编者，这是为什么？这样的疑窦重重，早已引起中外学界注意，并纷纷加以探索。直到后来，图书界对此书编者才有著录“清陈梦雷辑”的。为什么这部书明明是陈梦雷编，而书上偏偏只见校者蒋廷锡？为什么陈梦雷的著作《松鹤山房诗文集》对他编纂《集成》的经过已有叙述，而该集在康熙年间已有铜活字本印行于世，但雍正年间的《集成》印本，却把他的编纂名义剥得干干净净

净？原来这里有一段曲折的故事，这是与编者陈梦雷的一生坎坷，二次冤狱，两番流徙有关。按《集成》的编纂经过，其中蹊跷和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根据记载：陈梦雷字则震，一字省斋，福州侯官人，生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十九举于乡。康熙九年（1670）成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康熙十二年（1673）请假返闽省亲，次年三月适逢三藩之乱起，耿精忠起兵响应吴三桂，以兵胁闽中诸名士，逮梦雷父子于僧寺中，胁受伪官。但梦雷“就拘而往，不受事而归”，“瘠形托病，三年一日”。其间并与同年举进士，同官编修的同窗至友李光地共商灭敌之计，“约并具密疏，陈破贼状。光地独上之，由是大受宠眷”。当时有陈昉者，受耿精忠职，京都误传为梦雷。三藩之乱平，陈梦雷遂被逮议罪，时康熙十九年（1680），此年又遭母丧。二十年（1681）四月廷鞫论斩。二十一年（1682）圣祖特旨减死，谪戍奉天尚阳堡。这时陈梦雷三十二岁。前者，他既与李光地有过“共商灭敌”的事，然李光地不肯陈疏营救，并做了清廷的显官，理学名儒，而陈梦雷却为阶下囚，遣戍沈阳。对李光地的擢官显达，贪功卖友，陈梦雷悲愤难抑。后来他写了《与李厚庵绝交书》、《抵奉天与徐健庵书》、《与富云麓书》、《斌侯府君行状》等文，叙述他的满腹冤情。甚至还有《上都城隍》一文，意为不能诉之于人，乃欲诉之于神，郁抑怀忿，不能自己，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关于这一段陈、李两家纠纷，当时就曾引起文人、同僚的纷纷议论，但都无救于陈梦雷，他仍不得不投荒万里，魂销雪壑，泪洒冰天，流放了一十六年。初到戍地，更是百感攻心，“每南向望云，神色烦乱，家无儋石，菽水谁供？老母灵车，侵逼风露，刺心之痛，莫能抑遏”，其状至苦。后来时间久了，因他学识渊博，诸公卿子弟执经问业者接踵而至。其后，又参与编修《盛京通志》，以及承德、海城、盖平各县志，因之有机会与士夫往

来，并与释子名僧交往，使之在东北风尘之中，不至过分凄苦，其境少安。直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清圣祖东巡，梦雷得面覲陈诉，蒙恩召回京师。次年，奉旨入懋勤殿侍皇三子诚郡王胤祉读书。也就在这个时期，陈梦雷编了《集成》这部巨大类书。

《集成》初名《汇编》，陈梦雷在他的著作《松鹤山房文集》卷二里有一篇《进汇编启》，详细叙述了他编《集成》的经过。叙说他“自庆为不世遭逢，思捐顶踵，图报万一”的心情，以及“深恐上负慈恩，惟有掇拾简编，以类相从，仰备顾问”的倡议，并得到诚亲王的同意。于是陈梦雷“不揣蚊力负山，遂以一人独肩斯任，谨于康熙四十年十月为始，领银雇人缮写。蒙我王爷殿下颁发协一堂所藏鸿编，合之雷家经史子集，约计一万五千余卷。至此四十五年四月内，书得告成。分为《汇编》者六，为志三十有二，为部六千有零。……以百篇为一卷，可得三千六百余卷，若以古人卷帙较之，可得万余卷”。这就是说，编纂《集成》是陈梦雷自己倡议，得到诚亲王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不但拨给图书，还有经费和抄写者，而由陈梦雷独自主持，在五年之内，“目营手检，无间晨夕”，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初稿已经编成，先录目录、凡例为一册，上呈。此书原名《汇编》，后来在初稿基础上，按计划继续修订、校阅，由诚亲王胤祉代进，康熙帝钦定改名《古今图书集成》。

陈梦雷在颠沛之余，回到京师，侍诚亲王禁庭，编校《集成》。这时期他出入宫闱，颇受知遇。当时康熙帝曾赐他住宅，在皇城以北名叫半圃，而诚亲王又把西山的水村拨给他做别墅，他编校《集成》就是在别墅里进行的。他在《松鹤山房诗集》卷五《水村十二景》引云：“水村在城西北，河流环绕，榆柳千株，旧有监司建楼其地，俗呼一间楼。后入于贵戚，而台榭增设矣。吾王殿下购得，命余居之。赐河西田二顷，俾得遂农圃之愿也。继建斗阁三楹，晨夕祝圣，命余典其事。……其下书室三

楹，贮所著《汇编》三千余卷，校阅之暇，泛艇渡河西，与田夫野老，量晴较雨乃归。方搦苇拨荇，沿河逐鹅群，听蛙鼓，闻天际笙歌隐隐，小僮吹笛和之，月已挂林梢矣”。描述了他以从容的岁月，徜徉于西山泉林之间，拥书万卷，博览探讨，从事于著述的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其间，圣祖康熙帝还曾到他斋中御赐对联，写着“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他的集子《松鹤山房诗文集》即以此得名。就这样他度过了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但是好景不长，风雨无时，盛筵难再。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卒于畅春园。世宗雍正登位后仅仅一月，在十二月十二日（1723年1月18日）就下谕说：“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又说“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著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此书工犹未竣，著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雍正元年（1723）二月，又因当时的刑部尚书陶赖和张廷枢释放了陈梦雷的两个儿子，而被谴责降级，下谕说：“陈梦雷罪大恶极”，“应即正法”等等。为什么雍正对陈梦雷这样咬牙切齿，不仅揭他带血的伤疤，而且赶尽杀绝？原来这是与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关。康熙朝嫡位之争，非常激烈，特别是康熙中世以后，皇太子再立再废，诸皇子各树党羽，谋夺嗣位，彼此钩心斗角，互相倾轧，骨肉相残。皇四子胤禛图谋大位有二十年之久，夺位为雍正帝以后，对诸兄弟的打击极为残酷。皇三子诚亲王胤祉平日与原皇太子胤祁甚相亲睦，当然也就以比附胤祁被罪，后幽死于景山永安亭。陈梦雷被当做胤祉分子中一个要员，当然雍正不能放过，因而不惜“欲加之罪”，再度流放他到东北。尽管陈梦雷的主观愿望要以“稼圃安吾素，诗书慰此生”，然而统治者内部斗争的狂飙，却无情地把他卷进了政治漩涡，想躲也躲不过。由此可见，陈梦雷实际上是

做了清王朝统治者之间政治斗争的无辜牺牲者。这时陈梦雷已七十二岁。可以想象，白发老翁，远戍边境，单车就道，绝塞荒山，当然没有生还的希望。也就这样，陈梦雷结束了他一生二次冤狱，两番流徙的悲剧生涯。

这当然波及了《集成》，雍正帝因为处处排挤打击胤祉，当然不会再提《集成》是陈梦雷倡议、胤祉鼓励和大力赞助的。所以在即位后的上谕和御制序中，都一再说成是圣祖发意编的一部综合性巨著。而且说此书“工犹未竣”，于是又命蒋廷锡等重加编校。从此，这部中外驰名的大类书《集成》，把大力赞助编纂此书的胤祉只字不提，而把“不揣蚊力负山”、“独肩斯任”的原编者陈梦雷的名字，剥得一干二净，埋没了二百余年。

雍正帝的御制序中说“……而卷帙浩富，任事之臣，弗克祇承，既多讹谬，每有阙遗，经历岁时，久而未就”。果真是如此吗？不然。实际上《集成》基本上是陈梦雷于康熙四十年十月到康熙四十五年主持编成了的初稿，然后在初稿基础上又经多年自行修订的一个原稿。可以把印本和《进汇编启》对照来看，就不难看出：原来的“汇编者六”，仍是六汇编，原来的“为志三十有二”，依然是三十二，不过把“志”改“典”而已；原来说“为部六千有零”，今六一〇九部；至于三千六百余卷，雍正御制序也说“凡厘定三千余卷”；而析成一万卷，陈梦雷在《进汇编启》里就说过：“若以古人卷帙较之，可得万余卷”。所以蒋廷锡即使校订，也很有限，实际上是欺世盗名，坐享其成。难怪《清史稿·蒋廷锡传》中没有提他编修或校订《集成》的事，这还是说了实话。

#### 四 种 版 本

对《集成》这部大书，雍正倒也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他

得到《集成》之后，经过所谓蒋廷锡等校订，又于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七日（1726年10月22日）御制序文后，随即把它用铜活字全部排印出来，在雍正六年（1728年）印成。共印六十四部和样本一部，正文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分订五千零二十册，装五百二十二函。印得很讲究，插图尤其精美。这第一次铜活字印本仅六十四部，所以当年就属珍籍，当时在内府分藏（乾清宫、皇极殿等处）。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分建七阁，北四阁：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热河行宫的文津阁、辽宁故宫的文溯阁；南三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每阁也都贮藏《集成》一部。还有颁赐给大臣的，如雍正朝的军机大臣张廷玉前后曾获赐两部。乾隆时的四库馆总裁、副总裁舒赫德、于敏中、刘墉等都以馆臣元勋各获赐一部。在修四库全书时，各地进呈图书多达五六七百种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也各被赏赐《集成》一部。据了解，国外收藏这一版的，有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它收藏了完整的一部，已改订成七百四十五洋装巨册。法国巴黎和德国柏林也各藏有《集成》铜活字本残卷。这第一种版本因印数少，流传少，就在当时的读书人也是“求一见不可得”的。流传到现在，这一版完好无缺的本子已寥寥可数，文津阁的那一部也已残缺。

第二种版本，是曾在上海创办《申报》的英国美查弟兄俩（Ernest and Frederic Major）发起组织资本，在上海设立“图书集成印书局”用铅字来翻印的。于光绪十四年（1888）印成，共印一千五百部，每部一六二〇册，加目录共一六二八册。由于用三号扁体铅字印的，被称为“扁字体”，西方人士称之为“美查版”。

紧接着，清光绪帝感到《集成》原印本愈来愈少，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拟办法，于是又有第三种版本出现，是上海同文书局的

石印本。这是照第一版式样影印的，到光绪二十年(1894)印成，印一百部。书品装璜都与第一印本相同，在印的过程中，并由两江总督派员“前往驻局，逐篇详校”，因而新增《考证》二十四册（共五千零四十四册），这是第三种版本的一大特色。但这个印本，印数本来不多，又部分遭火灾，所以传本也很少。

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看到第一种印本历经丧乱，存数更少，第三个同文影印本又遭上述磨难，第二次的扁字体，校勘不精，错落较多，于是又有第四种缩小影印本出现。是中华书局根据铜活字原印本用橡皮版缩小影印的。这部铜活字原印本是购自康有为旧藏（在第六册目录末有康有为跋文墨迹）。此版以原书九叶合为一叶缩小印刷，装成八百册，包括目录六册，正文七百九十四册。又借得浙江图书馆所藏同文影印本所附《考证》，制版缩小影印，装成八册附在后面。共八百零八册，比原来已大大节缩了篇幅，今日常用的就是这个本子，也幸赖这个本子发挥了作用。

## 文 献 价 值

尽管作者一生坎坷，但他辛勤编纂的《集成》却屹然留在人间，为后世所利用。由于它辑录的资料山包海涵，囊括万有，文献价值较高，编辑时间又距今最近，因此自问世以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在第二、第四种印本未出世之前，因为第一、第三版传本太少，“宇内读书人，求一见不可得”的情况下，不少学者不辞辛劳，远道访求。如清道光年间学者张金吾为搜集金代遗文，曾和他的老师黄廷鉴从江苏常熟到浙江吴兴乌镇，去借读鲍氏知不足斋所得的那部《集成》，两人一天分读数十巨册。适逢盛暑，汗流如雨，夜晚在昏暗的烛光下，虽“蚊蚤四集”，漏尽更深也不肯停下，终于发现了金代遗文数篇，收入《金文最》。还有康有为在他收

藏的铜活字本《集成》跋语里也谈到，他的老师九江先生朱次琦，也曾到孔氏岳雪楼去借读《集成》三个月。这不仅说明读书人的勤奋，也说明《集成》的文献价值。

《集成》如其它类书的作用一样，自问世以来直到现在，在查考史实、提供参考文献、查找文章典故、辑佚工作中，都在发挥着作用。据记载，乾隆年间有人提一百二十条问题，请教于诗人袁枚，其中多为僻典，袁枚不能答，招词林诸子查《集成》，答出百条，有孔某曾读《集成》七遍，一百二十条问题皆可答出。再例如要查历代旱灾的历史资料，《集成》的《庶征典》旱灾类可以提供；查古代中外交通史料，在《集成》的《边裔典》中有不少可以挖掘的文献；如果要查我国工程技术史料，《集成》的《考工典》蕴涵着丰富的记载；要查《红楼梦》的《芙蓉女儿诔》中的“洲迷聚窟，何来却死之香”的典故出处，《集成》的《博物汇编·草木典·香部》可以圆满地为你解答。至于久已失传的逸书、佚文，在《集成》里也可以得到一鳞半爪，例如：温庭筠的《采茶录》，徐光启的《甘薯疏序》。

在国外，《集成》早享盛誉，外人称之为《康熙百科全书》，或直称《中国百科全书》。为使用方便，为它编目录、索引，或著文介绍，或列为重要参考书的颇不乏人。例如：英国威·弗·迈耶斯1878年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中国皇家藏书书目》一文，其中介绍《永乐大典》、《渊鉴类涵》、《佩文韵府》等，也介绍了《集成》。英国人翟理斯(L·Giles)曾把《集成》和第十一版英国百科全书比较，他说：“十一版英国百科全书为字约四千万，译中国文字百字，约需英文一百五十字，故《图书集成》一书，可谓大于最巨之英文百科全书三、四倍”。英国百科全书十一版是被人称道的。翟理斯为使用《集成》方便，还特地编了索引，名《中国百科全书字顺索引》(An alphabetical index to the Chinese encyclopaedia)，1911年

由不列颠博物馆出版。日本也编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分类目录》（1912），及《古今图书集成引用书目录稿》（1972）。还有瓦伯尔（C·Waber）曾编《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索引》，早在190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据南京大学编《文史工具书简介》著录）。

国外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把《集成》引为重要参考书的不少，仅举英国知名学者李约瑟（J·Needham）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例，就足以说明。李约瑟在该书第一卷参考文献简述里就说：“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他藏有的《集成》是1888年的第二种印本，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竺可桢请朋友代他搜购的）。他说“这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许多西方学者都非常信赖这部百科全书”。确实，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各卷里都把《集成》作为重要参考书，运用了其中丰富的资料。如第三卷中，关于中国地理学史的著述最后一节，李约瑟详细论述中国地理方面图书文献，他归纳为两种类型，其中一种，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型类书中有关地理学科的资料。他以《集成》的《方輿汇编》为例，单就它的第二典：《职方典》来说，就有一千五百四十四卷，分析其中对全国各省、市、县、镇及其所辖地区的详细记载。另如：在第四卷天学里，又分析介绍了《集成》的《乾象典》、《历法典》、《庶征典》里有关的丰富的天文学资料。以上举例，说明中外学者利用和介绍《集成》，实际上都是着眼于《集成》的文献价值。

## 结 语

但是不可讳言，《集成》是十八世纪初期的一部类书，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资料虽丰富，但不乏封建迷信糟粕，使用时必须注意。而且辑录的资料，也不全是引自原书，转抄时难免割裂、错落，引用时最好核对原书或参阅《考证》。此外，因

是类书，需按类查找资料，但当时的分类和现在的分类不同，今天看来颇有失当之处，按类查书，有一定困难。例如农、商、渔、樵、牧、猎、医部同属于《艺术典》，是不易想到的。但尽管如此，这部大书对科研工作者是有使用价值的。问题在于此书部头太大，使用不便，应该进一步做一些必要的工作。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把《集成·艺术典》里的医部全部抽印，名《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共十二巨册，广为流传；兰州大学图书馆编了《古今图书集成目录》（1957年油印本）；香港中文大学牟润孙等编了《古今图书集成中明人传记索引》（1963年），这些对发挥《集成》的作用，都是有用的。但还不够，如果能有一套全面的索引，或者象老一辈学者曾做过的那样，把它所引证的书都还原出来，重新按书、按时代、按有关人物加以整理，虽是很费力的，但对充分发挥此书的文献使用价值，一定会大有裨益，也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

### 本刊启事

为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本刊从1985年起改为季刊，增加篇幅，定期出版。它将继续发扬“资料珍贵，内容充实，文风朴实”的特色，并加强对北京图书馆的珍藏介绍。

改刊后的发行渠道为：国内由全国各地邮局发行。国外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发行。边远地区读者可向中国图书馆服务公司书刊科（北京8104信箱）函购。每期定价1.30元，全年订购5.20。本刊国内代号：2—272。国外代号Q774。

